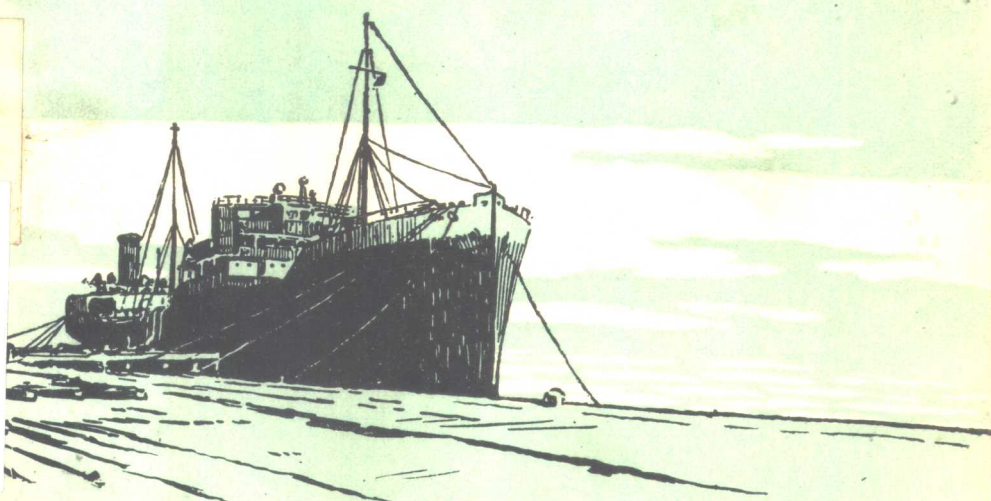


第一次冲突

第三部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

安德烈·斯梯著



第一次冲突

第三部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

安德烈·斯梯著

徐繼曾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第一次冲突
第三部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

安德烈·斯梯著

徐繼曾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数：213千

開本33.5''×46'' 1/32 印張 $9\frac{5}{16}$ 插頁2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8500

定價 (6) 0.90 元

目 次

第一章	它來了.....	1
第二章	勞貝.....	15
第三章	瑪珂斯一個人先把會開起來了.....	21
第四章	在十點鐘的時候.....	32
第五章	一個一個釘着他們.....	39
第六章	兩條驅逐艦.....	52
第七章	對嗎，勒羅阿？.....	57
第八章	你瞧西多尼.....	65
第九章	造船廠.....	77
第十章	只到碼頭的大門口.....	85
第十一章	保爾在這兒呢.....	93
第十二章	魚、牡蠣、蛤蜊.....	105
第十三章	大樓裏的騷動.....	116
第十四章	在緊要關頭要掌穩舵.....	127
第十五章	束手無策.....	133
第十六章	第一塊石子.....	141
第十七章	總離不開生活上的細微末節.....	147
第十八章	一張黨証.....	158
第十九章	大清早.....	169

第二十章	在区委会.....	181
第二十一章	女同志們.....	195
第二十二章	化粧品商店的櫥窗.....	201
第二十三章	領導.....	210
第二十四章	一件使命.....	221
第二十五章	到省政府去!	227
第二十六章	德剛大夫的散步.....	239
第二十七章	省長的扶手椅.....	247
第二十八章	勝利得來不易.....	261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	275
附錄		289

第一章

它來了

最糟糕的是：這麼大的事情竟这样無聲無臭地發生了。

人們原來也許期待着一個天翻地覆的歡迎會：鼓號喧天，全班軍樂隊，外加市府的樂隊，更不消說還有省長，滿身勳章的腸肥腦滿的一些要人，震耳欲聾的歌聲……。可是，這一切都沒有，却……

“那末，就是這樣了？它來了？”

當人們听了鐘聲來到此地的時候，見面開口說的第一句話便是這句話。人們在港口的入口處跳下自行車，在朦朧的夜色中瞎摸着彼此握手的當兒講的也是這一句話；在工人食堂裏見面時講的也是這一句話；在碼頭勞工協會附近一個人也沒有遇見，白白等着的人們見面時講的也是這一句話。

只有那幾個老是糊里糊塗地過日子的傻小子才打聽是什麼事，是什麼東西來了。

自從那次卸砲事件以後，三四天以來，事情是那樣急轉直下，究竟要發生什麼事情，已經沒有懷疑的餘地了。的確，人們是生活在一切都好像要急轉直下的時代。不是嗎，星期二，報上登出雷蒙德·第安^①釋放的消息；第二天，便是朝鮮戰場上的許

多勝利和美軍慘無人道的轟炸；星期四，法國共產黨在冬季賽車場舉行週年紀念會，青年代表大會開幕。昨天呢，普利文^②又提出信任案，還有印度支那的激戰：蒙開戰役。

然而，在這一方面，就是說美國船開進港口的問題上，情形確實也十分緊張。正如有人在事件發生後當場所說的一般，卸砲那回事情不過是個警告；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試探試探大家的態度……。從第二天起，大家就看出他們在怎樣利用那次卸砲事件的效果。起重機操縱手保爾·格拉耐被解雇了。其餘的人，在船上的那些人，像瑪珂斯、巴比雍、穆斯凱泰爾、符朗以及他們的伙伴們，同時還有亨利，他們的就業執照都被吊銷了。省長已宣布過好幾次，說必須來這麼一手。對於那些拒絕為美國人或印度支那戰爭工作的人們，這就意味着把固定工的一切“待遇”都喪失了，甚至連失業救濟金也得不到。小符朗說：“果不出我所料吧，我早就跟瑪珂斯說過的。”現在既然已經成了事實，他之所以舊話重提，與其說是感覺後悔，倒不如說是為了說明這一舉動具有多麼大的意義，這一舉動對他說來是十分不利的……。

省長為了殺一儆百，為了表示他要施展的手段並不止此，最厲害的還沒有使出來，就在星期三在各個報紙的港口欄內刊登了一個公告：“職業碼頭工人將有缺額”——這些傢伙，他們的說法是另成一套的！——“應徵者可書面向北碼頭勞工協會申請遞補。該會將進行審查，視缺額多寡，通知合格人員”。

星期四早晨，當鐘聲響的時候，工程師勒桑跑來高聲朗讀這張公告。他還想引用法律條文來說明這是省長權限以內的事，他

① 雷蒙德·第安是法國波尔多地方的一个少女，為阻止運軍火往越南的火車前進，曾身臥鐵軌。反動政府把她逮捕入獄。

② 普利文是當時的法國內閣總理。

一提筆，就能讓你失業。大家噓了他，然後一哄而散，就讓他一個人在那裏讀下去了。

目前，無論如何伙伴們的執照是被吊銷了。好像是故意似的，港口上連一隻船的影子都沒有，既沒有要裝的，也沒有要卸的。因此，為了表示支持這些伙伴們，就必須想罷工以外的其他辦法。本來有一條煤船要在星期三到的，後來聽說它又改了路線，開到盧昂去了。在这一切情况当中，可以預料人們正在陰謀策劃。

到了昨天早上，在勞工協會木板房子的閃爍的陽光裏，人們談論着“民主主義者”報上那幾個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傢伙所寫的文章。那篇文章向省長獻了一個計，保證可以把美國軍火卸下來：“招募一批決心不讓人家侵犯勞動自由的身強力壯的大漢，把他們編成類似警察性質的隊伍。”這些徵候是哄騙不了人的。幾天以來，人們就知道，這隻船是要來的，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罷了。大家都感覺風暴就要來了。

“警察真多啊！”

這真是惟一的異乎尋常的一件事情。早上三點鐘光景，整整一團共和國保安隊把港口圍了起來，拉起了鐵絲網，一個個探照燈照着各個進口，差不多到處都設了防禦坦克用的那種拒馬。這一切都是靜悄悄地搞起來的，連沿着港口的那條塞巴斯建—莫爾耐路上的居民都沒有被驚醒。城裏連一點兒消息也不知道。就在這時候，“弗萊德—麥克—格雷”號勝利輪，小心翼翼地有意不進港口，開到一公里多長的棧橋那頭的防波堤。它事先不通知任何人，也許甚至連所有的燈火都熄滅了。保安隊很容易切斷通到那兒的道路。

“怎麼看不見勞貝？這是怎麼回事？”

很顯然，他跟旁人一樣，也沒有能料到有这么一著。可是他

每天早上都是在港口的，為什麼今天却不在？偏偏今天不在。

*

对阿尔芳斯來說，这也不大很妙。当他認識到这是怎麼一回事，而給船上派工的任务又正好落在他头上的時候，他起初是想拒絕的。後來，还是那个老問題：如果拒絕的話，那麼他的工長的職務就完蛋了；同時同志們也再不能得到工作了，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跟共產黨員差不多的人。別的工長是不派他們工作的。至於在这种想法裏頭，是不是多少還有關於個人的考慮，那就要鑽到阿尔芳斯的腦子裏才能知道了。此外……保持一个位置，而且是像大夥所說的那樣，一个仔細盤算起來很有出息的位置……孩子們要教養，要教養得比我們更好一些；將來还得送他們上學校；還有瑪尔梯娜……如果必須要她走出家庭去幹活，那他是不樂意的。他一向以掙的錢能养活兩口而感覺驕傲。这种思想由來已久了，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父親讓他至少推晚兩年再結婚的時候，因為，那時候他父親曾說過：“如果你不能养活你的老婆，那就什麼都完了”。還有就是瑪尔梯娜，她老愛把自己打扮得年輕點兒……所以，昨天又提起了電燙的老問題……“過聖誕節的時候，我猶豫了半天。可是这回，新年來了，阿尔芳斯，你可得拿定主意了。我可要花錢了……”

不管阿尔芳斯腦子裏有沒有想起這些个，總之他馬上就不那麼堅強地拒絕那个任务了。如果勞貝在的話，那就不知道會怎麼樣了。他也許會跟他商量商量，討个主意。除了向他，還能向誰討教呢？一個人到了他那樣的地位，當上了工長，那是不樂意向隨便什麼人請教的，即使是向自己的一個同志。对阿尔芳斯这样一个有點地位的人來說，等級的觀念依然还是相当重要的東西。一點也不假，即使在黨內，他對碼頭工人还是存着一點优越感，

尽管只是一丁點兒吧，也總是存在着的。這時他在黨內還不是個負責人，可是他只有跟那些負責人說話的時候才能和跟平等地位的人一樣說話。而且也並不是跟所有的負責人都一樣。比方那些年輕小伙子們，像克萊貝、瑪珂斯、以至那個大個兒弗蘭戈爾，對他們雖然談不到什麼威信問題，可是，正如他所說的，讓一些在他本行裏還处在最低等級的同志們指揮，總是叫他不舒服的。今天早上，他們都在那兒，可是阿尔芳斯是不會跟他們商量什麼的。他心想自己能够想出跟他們一樣好的主意，至少是一樣好。還有瑪珂斯，他現在也不再是碼頭工人了，儘管這不是他的錯兒，相反地正是他的一種光榮，但是不管怎麼說，反正他連個碼頭工人都够不上了；現在他跟柔柔和尤瑟夫一樣，是以失業工人的身份應鐘聲而到港口來的，而且無事是為了走走形式。在這點上，他已經跟同志們商量過：他來不過是為表明吊銷執照根本不發生什麼效力罷了。

真的，……瑪珂斯的執照現在已被省長吊銷，阿尔芳斯是不是還可以派他幹活呢？這又是一個問題。再過一會兒，對他來說，簡直一舉一動都成問題了。這正是同志們所不瞭解的地方。他們還以為他保持他現在的位置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呢！其實，他保持這個位置正是為了他們呀！老實說，這幾乎成了一項任務，不錯，簡直是一項任務了。有許多人只要一遇困難，就會撒手不管了。如果他們想幹活，讓他們自己想办法去吧。那些自以為當起工長來比他強的人，倒讓他們去當一當試試看！他本來可以把它們說出來的。可是他並沒有說，而且，說了有什麼用，那不是自己找罵嗎？……他認了。

說真的，誰也還沒有責怪他，理由很簡單，就是他今天早上跟誰都還沒有開過口。至於自言自語，他今天可特別起勁兒，一

个勁兒叫着自己的名字，自己發問，自己回答。

再說，真要是軍火，那倒也罷了。現在不过是汽油呀！而汽油呢，即使是美國來的，也不是第一遭卸呀！不久以前，在解放後……。而且，如果同志們認為不應該卸，他們儘管不幹好了。何必因為他阿爾芳斯負了派工的任务就……。歸根結蒂，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派工不过是一种形式。完全是一种形式。如此而已。在這宗事裏，可不應該隨便什麼都要他負責呀！無論從哪一方面說來也是不應該的。是的，無論從哪一方面說來也是不應該的。讓他担负派工的任务，這並不会引起什麼後果，根本不会的。他並不逼誰幹活。就算他不担负这个任务，那麼旁人也会担起这个任务來的。那時候又有什麼好处呢？大夥还是要來，可就沒有当工長的共產黨員了。这可是最重要的一點。

當然囉……勞貝既不在場，派工的任务又由一个共產黨員工長來担任，这就很够使有些人猶疑不决了。

形勢已經不是十分明顯。確實，如果不是汽油而是軍火，那麼問題就很簡單了。既然偏偏是汽油，那就給那些还不能斬釘截鐵決心拒絕工作的人帶來一大串理由。那些認為幹这种活怎麼也不能算是件罪惡，認為汽油是商品的人就振振有辭地提出他們的藉口、遁辭，甚至有力的論點了。事實也是，勞工協會裏裏外外，人們所談論的主要也是圍繞着這一個問題的。

*

“軍火，他們可不敢。他們明明知道那是給自己找麻煩！”

“汽油，那也一样。”

“这一次又是偷偷摸摸地幹了一手。”

“美國佬就是这个調調兒。”

“說來也是。他們搞的這一套对不起人的事，是不敢正大光

明地幹的。”

“当然囉，願意的話，什麼都是戰爭物資了！那就……”

“我相信你心裏不是这样想法，只是說說罷了，比方說你把汽油卸下來了，那它会給運到哪兒去呢？嗯？運到哪兒去呢？你回答呀！”

“我怎麼知道？”

“什麼？你怎麼知道？你当真不知道？說老實話！”

“說就說吧。大概是送到營場去……”

“好了，你可說出來了。送到他們的營場去。這就夠了。還用得着多說嗎？”

“為什麼送到營場裏去，那是誰都知道的。”

“送到那裏，他們有什麼事情幹不出來？”

“那不是普通汽油。”

“你怎麼知道？你去看過？”

“我的意思是說那不是給老百姓用的。不管是不是普通汽油，反正不是平常的汽油。連看都不用去看。”

“要是你，你怎麼辦？你贊成去麼？”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要就全去，要就誰也不去。”

“真的，勞貝這會兒在幹什麼呢？”

“大家都不該去。再簡單也沒有了。”

“小心蒼蠅①。”

“還不到時令呢。”

“可也擋不住保安隊已跟蒼蠅一般多。”

“我啊，我想什麼，就敢大聲講出來。他們保管來好了。”

① 法文中蒼蠅為 mouches，其另一義為特務。這裏是雙關語。

“碼頭上確實有很多從來沒照過面的傢伙！”

“別糟踐人。也許只是失業工人吧。”

“他們是來應徵的。省長老爺的鬼把戲。”

“你要處在他們的地位，也許會跟他們幹一樣的事吧。”

“搶人家的活幹，我可決不幹。”

“搶活幹？也要看是什麼樣的活。”

“這個啊，我認為怎麼也不能算是活。”

“你沒有站在他們的地位想一想。”

“站在他們的地位想一想？得了吧，他們還想佔我的位置呢！”

“你又知道什麼呢？當你今天早上來的時候，你想到會遇見什麼事嗎？他們也是一樣想不到的。既然這樣，等他們幹出事來再責怪他們吧！”

“只要是到印度支那去的，那就跟卡車一樣。”

“就是白蘭地也一樣。”

“多少總有點不同。”

“不錯。確實要解釋一下，步鎗是造來殺人的，卡車是造來運送殺人的人和被派去送死的人的。”

“白蘭地是為了麻醉他們。”

“讓他們喝了酒就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了。”

“嘿！一瓶白蘭地裏裝的鮮血有時候比一支步鎗還多呢！”

“至於汽油，那就更容易明白了。”

“不用上聖西爾軍校就能明白。”

“你，你明白。可是有人……”

“好，那末，如果有人來幹你拒絕幹的活，那又有什麼用呢？”

“我再說一遍：要就全去，要就誰也不去。”

“也許該去找找勞員。”

“馬上就派工了……已經太遲了……”

“天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如果這不是一件骯髒活，他們用不着派來這些……”

“你注意到沒有？他們站得多麼遠呀。今天他們並不挑釁。”

“可不是嗎！”

“其中必有道理。”

“他們一定還有旁的陰謀詭計。”

“站在柵欄後面，他們倒更像動物園裏的牲畜了。”

“我相信咱們還有什麼東西沒瞧見呢。”

“現在幾點鐘天亮？”

“現在天還亮得晚。”

“不知碼頭上又有什麼玩意兒！”

“還有棧橋上。”

“他們已經在馬路上準備了一輛囚車，在招攬顧客呢。”

“別開玩笑。我好像感覺到今天有什麼嚴重的事情要發生呢。”

“無論如何，勞貝可一點兒也不着急。也許他還在悶頭睡死覺呢。”

“我想總不至於吧！”

“瞧，行了，開始了。”

“那是阿尔芳斯！……”

“怎麼？你，你怎麼辦？”

“別着急。有人要說話的……”

*

当阿尔芳斯抓了一把銅牌爬上車廂的時候，克萊貝、弗蘭戈爾、瑪柯斯、巴比雍還有幾個同志感覺到需要聚集起來作個決

定。確實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再也不能一聲不響地消極等待了。

而且，阿尔芳斯已經看見了他們，向他們這面瞧着。

“好老天，勞貝倒是在幹什麼呢？”瑪珂斯輕輕地說。

“也許他已經以代表的名義在辦交涉呢。”

“那他会事先通知咱們的。”

“即使是那麼回事，也不能就这样把咱們撇在這兒呀。不能讓伙伴們迷在霧裏，不知幹什麼好。看樣子大夥都在猶豫。”

“也許他跟亨利他們見過面……也許他們已經有了什麼決定……”

“咱們既然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決定，要是过分冒進，可能和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剛好背道而馳呢……”

“我倒認為亨利並不知道什麼。如果他知道的話，據我的經驗，他早就到這兒來了。即使不來，也會送個信給咱們的。勞貝嗎……也許又當別論了……”

“不管怎麼着，至少總可以代表大家回答一聲‘不’。伙伴們自然會明白的。”

“這可不夠，”瑪珂斯說。“尤其是不像一個政治工作的做法。必須加以解釋。”

“等等，”巴比雍走進一步說。“阿尔芳斯，你倒說說看，你怎麼一下又替美國佬派起工來了？”

“我誰的工也不派！我又不在命令誰。谷林—巴萊要六十個人。我不過告訴大家一聲就是了。這件事情裏並沒有我。大夥來不來，完全自便。”

他把手裏的第一塊銅牌舉了一下，甚至正想問巴比雍：

“你要嗎？”

真要是那麼問了，那倒至少會有幫助澄清形勢的好處，因為

巴比雍是会拒絕的，但是阿尔芳斯不願意讓巴比雍陷於这样的境地，因为要是那样，他是準会受到懲罰的。事实上，巴比雍也已經受到懲罰了。阿尔芳斯只把他手裏的銅牌向他那边晃了一下，歪歪头作为詢問。巴比雍聳聳肩膀。克萊貝、弗蘭戈爾和周圍另外幾个人都搖頭表示拒絕。

“決不幹！”瑪柯斯說。

如果必要的話，他是会奋不顧身地出來阻擋的；不过這時候他先等待一下，四下看看動靜。他心想：我反正已經挨上了，乾脆把全部責任都扛起來，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了。

阿尔芳斯还是举着他手裏的銅牌呆在那裏。他沒有預料到会有這麼大的困难。平常，他只要挑挑人，叫叫名字就成了。今天要這麼办，那就会使最好的伙伴遭到迫害。這時，誰也不向他的銅牌伸手。同志們的沉默的拒絕好像是不約而同的。阿尔芳斯顯然对这很滿意。他甚至決意微笑一下，好把这份滿意表示出來。可是他这微笑和他發銅牌的那个姿勢却成了一个突出的对比。許多人倒看出他是在強顏作笑，不过除此以外他們就什麼也不明白了。

就在那時候，有一个傢伙从最後一排走向前來，神气非常堅決。

“好！我去一个！”他举起手來說。

另外有十來个人跟在他後面从後排出來，在人羣中撥出一條路，和他一起走到前面去。他們举着手，可沒吭聲。

阿尔芳斯躊躇了一下，像是要把拿着銅牌的手縮回來。不过，他还是把銅牌發到向他伸來的那幾隻手裏。大夥都明白，那是有組織的行動，他們心想那準是警察、法蘭西人民聯盟、工人力量總工會……他們並且還瞧見足有一百多保安隊在黑影裏，沿着阿尔芳斯站在上面的那一列車輛悄悄地走了過來。因此，誰也不懷疑

这一夥自動報名的人是來幹什麼的。大夥瞧着他們。除了为首那一个以外，其餘的人也並不是沒見過面，只不过不太熟悉罢了。其中有兩三个甚至还是職業碼頭工人。由於周圍的人罵了起來，他們偷偷地向还在远处的保安隊那邊望着。他們也許在想：黑夜有好处，可也有坏处。人們開始擠他們。他們身邊的三百多人在憤怒了。

然而，就在那些憤怒的人中間，也不免有人往阿尔芳斯的銅牌那裏挪動。要把當時每個人的動機一一講出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那个老思想在作祟：如果我拒絕，旁人就会來替代我；还是那个執照問題：如果六十个失業工人走去應徵，人家就会發給他們執照，而另外就会有六十張執照被吊銷，也許其中就有我的；為什麼偏偏讓他們吊銷我的執照呢？是不是会上当，会做人家的犧牲品呢？此外还有諸如此類的千千万万种想法，而在一開始如果就有人代表大家乾脆响亮地回答一声“不”，比方說，假如勞貝在場，起來說了話，那末所有这些想法也就会連根剷除了。

自動報名的那一夥当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指望着隱藏在这憤怒之下的这股暗流。他也並不存有其他什麼希望。他明白他跟他的伙伴們用不着再指望有什麼輝煌的勝利，絕不會的……。只要對方失敗，那就够了。別被他們收拾得粉碎了，這就是他惟一的奢望。

那時候，他跳到車廂門口，站在阿尔芳斯身旁叫道：

“同志們！……”

阿尔芳斯馬上把胳膊放下來。他甚至把那傢伙推了一下，想把他从車廂上推下去。這裏本來不是他應該站的地方呀！可是那傢伙站得挺穩，身體也比阿尔芳斯壯得多，看樣子也不是好惹的。阿尔芳斯自然也不會看不出那傢伙所以胆大無比，這時什麼都幹